

中国记者丛书

解力夫

通讯特写选

TONGXUN
TEXIEXUAN

新华出版社

解力夫通讯特写选

新华出版社

解力夫通讯特写选

解力夫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
787×940毫米 32开本 6.25印张 插页2张 100,000字
1989年8月第一版 1989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7-5011-0390-9/G·106 定价：2.00元

前 言

《中国记者丛书》将汇集几十名当代优秀记者的新闻作品，以系列书的形式分册出版，奉献给新闻工作者、新闻爱好者和广大读者。

新闻记者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他们既是时代的传播者，前进脚步的讴歌者，又是历史的记录者、见证人。在战火纷飞的一九四七年，郭沫若同志曾写过一篇文章，满腔热情地歌颂革命转折关头时期的新闻记者。他写道：“无数勇敢正直的新闻记者，他们正是今天的左丘明、司马迁，我倒感觉着我们今天的文坛上应该推他们为祭酒”。“新闻记者的报道文学应该是最新最进步的一种文艺形式。把现实抓得那么牢，反映得那么新鲜，批判得那么迅速！它们成了我们每天的生命。我们每天清晨和晚上，就象中世纪的人要受神的启示一样，我们是受着新闻记者启示的。有哪一种文艺作品能抵得新闻文学的力量呢？有哪一位

大作家能有新闻记者的读者那么广泛？……”（见《文萃》杂志刊载的《新缪司九神礼赞》）郭老把记者比作左丘明、司马迁，要把他们推为文坛“祭酒”，这虽然有些过誉，但他确用诗一般的语言写出了新闻记者的功绩和作用，写出了新闻作品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和威力。这对那些几十年昼夜奔波在生活激流中的优秀记者来说，评价是公允的，当之无愧的。

为了使读者更多地了解记者，熟悉他们的生活，欣赏他们曾对人们有过启示作用的名篇，并从中学到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采访写作经验，这套丛书将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注意汇集各个时期记者中的代表人物，反映各个时期新闻工作的特色和风貌。选入丛书的人物中，有在苦难的旧中国就投身新闻事业的新闻界前辈，有革命烽火中百炼成钢的党的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有全国解放后在党的哺育下锻炼成长的新闻战士。时期不同，成长道路不同，活动方式不同，新闻写作的特点也有所不同。这样，从这套丛书中既可以看到百花齐放、兼收并蓄的特色，又可以看出几十年来我国新闻战线群星灿烂、前赴后继的局面。

其次是尽量选录各个人物的代表性的作品，揭示每个人物的写作特点和新闻风格。在这套丛书

中，有战地新闻通讯选、考察报告选、人物专访选、农村散记选、经济新闻选、社会调查报告选、报刊杂文选、国际新闻通讯选、国际评论选、东北战场通讯选、西欧战场特写选等几十种。记者经历不同，活动领域不同，新闻体裁不同，写作上的风格也就有了不同。这样，就构成了一个新闻风格，新闻体裁上的五彩缤纷的百花园，为读者在新闻写作上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范例和范文。

再次是，每册正文之前有作者的小传和近照，正文之后有编后记、作品评介，或作者自己撰写的类似“我是怎样当记者的”，“战地采访日记”等各种形式的介绍评析性的文章。这样就把每个人物的生平、特点、概貌勾画出来了，既为读者学习这些优秀记者的范文提供了背景材料，又为新闻研究人员探索新闻界名人成长道路，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为了使这套丛书自成体系，有一定的完整性、连续性，全书虽有几十册，但规格是统一的。每册不超过八万字，精选精编；装璜设计一律，力求美观大方。为了便于携带，全部采用窄32开本。这些做法是否有当，编辑出版工作有何疏漏，请读者指正。

这套丛书由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和新华出版社共同编选出版。



解力夫小传

解力夫，新华社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28年生于河北省定州市。1939年参加革命工作。在抗日战争初期，一面学习，一面在中、小学从事青少年抗日斗争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1944年开始走上新闻工作岗位。曾任《黎明报》、《冀中导报》、《河北日报》编辑、记者。在解放战争期间，参加过清风店战役、解放石家庄战役、察南战役和著名的“平津战役”。写过不少反映当地军民战斗和建设的新闻和通讯。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任新华社河北分社和甘肃分社采编主任，后到外交学院和新华社外训班学习，结业后派往新华社仰光分社任首席记者。1964年回国后，曾先后任新华社总社参编部副主

任、主任，总编室主任和新华社副社长等职。现任
新华出版社编委会副主任。

在从事新闻工作四十多年期间，除写了大量新闻、通讯外，并出版过《在嘉峪关外》、《盗世奸雄希特勒》、《战争狂人东条英机》、《专制魔王墨索里尼》和《强者之歌》等著作。

目 录

1	血染北町
9	夜访
18	日本战犯的末日
29	爬过奇峰岭
32	胜利的火炬
37	两颗愤怒的子弹
41	在零下三十二度
47	访镜铁山
55	周恩来总理访缅纪行
61	伊洛瓦底江之歌
67	“瑞苗胞波”情谊深
75	黄河，母亲
88	囚徒之歌
98	腾飞吧，鄂尔多斯
110	不尽长江滚滚流
126	延安行

138	闪光的铜像
149	留住春色伴君读
158	“英国绅士”与爱尔兰女工
169	重访石家庄
180	深圳印象
188	后记

血 染 北 町

1942年盛夏，整个冀中平原在遭受日寇铁蹄的践踏和蹂躏；但是英雄的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在斗争，在反抗、在呼号。在这里，我记述的是定县北町军民同敌寇英勇斗争和惨遭毒杀的经过。

北町位于河北省定州城南五十里，北靠沙河，是定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分区和县领导机关经常在这里驻防。定南地处富庶，出产丰饶的小麦和棉花，原野里修起整齐的田埂，纵横交织，划成天然的阡陌。春夏一片油绿，麦秋一片金黄。远处望去，犹如一幅美丽多姿的地毯。为了保卫美丽的家乡，早在抗日战争初期，这一带村庄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了抗日自卫队。他们的口号是：“鬼子来了打鬼子，汉奸来了杀汉奸，宁愿站着死，也不跪着生，誓死不做亡国奴！”

北町村的民兵，英勇善战，具有光荣的斗争传统。早在1942年日寇“五一”扫荡前，这村的人民就

积极响应中共冀中区党委的号召，建造了联村地道。东面与西城、东城相通，南面可与南町、东湖地道相连。“五一”扫荡后，敌人到处建立据点，修碉堡，挖沟濠，修公路，大力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北町村的斗争形势变得愈来愈严峻。它的西面，距离李亲古敌人的据点只有三里地，北面距离邵村敌人据点也不过五里，两军对垒，隔河相持。虽然敌人不断进行骚扰破坏，伪军汉奸也不断施加威胁、恫吓；但是，北町村人民对敌斗争的决心坚如磐石！

5月中旬，北町群众武装和县游击大队，曾打退了李亲古和邵村敌人的几次进攻。不仅使敌人遭受相当大的伤亡，而且破坏了敌人在沙头国村修炮楼的计划。从此，北町威名大振，附近群众视北町为“保险地”，部队的失散人员和伤病员也到这村隐蔽休养。北町已成为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成为日寇在李亲古地区推行“强化治安”的严重障碍。

敌人几攻不克，而且受到不小损失，从此，就千方百计地设法摧毁冀中平原这一抗日堡垒。日军一一〇师团驻保定的一六三联队主力，在联队长上坂胜率领下，于5月26日寅夜，连同定县、安国的敌寇，共二千多人，象潮水般向北町扑来。我人民武装早就有所准备，凌晨部队都进入阵地，大家严阵以待，准备狠狠打击敌人。

太阳刚刚露出地平线，敌人就分兵两路，耀武扬威地从东北方向朝我压来，只见明晃晃的刺刀和钢盔一闪一亮，部队象条巨大的毒蛇在麦浪里滚动着，见头不见尾。战士们预料到，一场恶战就要开始了。指挥员立即下令：“各中队和民兵准备打！”空气骤然紧张起来。

约六时许，两千多日本鬼子和伪军把北町村围了个水泄不通。敌人首先根据叛徒提供的北町地道图纸，按预定计划堵塞北町和南町村外的地道干线，同时进行火力侦察，尔后发起猛烈的进攻。鬼子端着刺刀，“嗷嗷”地乱叫，小钢炮、掷弹筒、迫击炮也一起落到工事的周围，阵地上硝烟滚滚，不少战士的衣服着了火。我英雄健儿，个个怀着满腔的怒火，准备接受这一严峻的考验。

我驻北町的县大队和群众武装，在县大队政委赵树光指挥下，沉着应战。他命令战士不到百米不准射击，不准放空枪耗费子弹，要一粒子弹消灭一个仇敌。战士们严守命令。他们个个怒视着越来越近的凶恶敌人，一百米，八十米，五十米……，直到敌人靠近前沿阵地，我机枪、步枪火力齐发，手榴弹和埋好的拉雷一起指向敌人，鬼子象煮饺子似的倒在血泊中。敌人大队长，手持指挥刀，挥动战旗，督战前进，当即被我神枪手狄四根在北町村东口一枪结束了他的狗命。敌人连续组织了三次大冲

鋒，被我英雄的战士打退了。

敌人屡攻不克，更加恼羞成怒，指挥这次围剿的联队长上坂胜，当场把鬼子的一个中队长枪毙了，并亲自组织了一支敢死队冲锋。鬼子敢死队身穿白衬衣，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在炮火掩护下“呀！呀！”地冲上来，数次冲锋被我一束束的集束手弹打下去，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

十二时前，敌人主要是进攻北町村东、北两侧，对南町只是牵制，敌人经过半天的进攻，未能越雷池一步，我阵地巍然不动。

敌人终于发现我阵地薄弱部位，下午敌人调整了部署，主攻方向改为南町和北町之间的群众武装阵地。敌人一次一次地进攻被我打退了，但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激战，手榴弹和子弹打光了，有的机枪发生了故障。十七时左右，敌人从南町北侧、北町南侧的群众武装防守的地段，突破了我军阵地。

在敌人尚未堵塞村外地道干线前，已有部份群众和在这里隐蔽的干部从地道转移到西城村。其中有县武委会主任刘安带领的日本反战同盟的同志。但是相当一部分群众和地方干部尚未进入地道。

敌人进村了。当他们知道死亡正笼罩在头上的时候，村民们曾发生了一阵慌乱，妇女和小孩有的哭了；但等他们已经知道非死不可的时候，全村反而平静起来。久经考验的我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临

危不惧，视死如归，既不低头，更不求饶，而是英勇地进行战斗。分区卫生部的干部宋守仁，定南县农会干部李庚申，被敌人的军犬咬得遍体鳞伤，血如泉涌，他们在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中壮烈牺牲。分区供给部的女干部刘亚如（已怀孕）和十七团供给处的干部高同志，面对敌人的刺刀，挺起胸膛，坚贞不屈，凛然殉难。

敌人从北町突入我群众武装阵地后，民兵们拚命封锁突破口，誓与阵地共存亡，但终因敌我众寡悬殊，突破口越来越大。这时一位战士怀着复仇的怒火，拉燃手里仅有的一颗手榴弹和一颗手雷的弦，冲进敌群，炸得敌人乱作一团。敌人堵塞地道后，已进入地道的群众不能通过。他们拿着包袱，挎着篮子，有的还抱着鸡，挤得水泄不通。由于当时我缺乏打地道战的经验，加上混入地道内汉奸特务的煽动破坏，地道已失去地下交通和利用地道同敌人周旋作战的作用。

防守北町的县大队和群众武装进入地道，准备向西城村转移，但进入后便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敌人已将地道切断，黄昏时便下了毒手，往地道里施放了高浓度窒息性毒气。县武委会作战部长张健，秘书刘西风和北町青抗先队长李德祥，掩护群众武装进入地道就发现里面气味很大，便意识到敌人放了毒气。他们又从地道里出来，利用房屋和敌人继

续战斗。

他们三人控制一所房屋，同敌人对峙。张健控制门口，刘西风和李德祥各把守一个窗口。这时发现敌人放毒气已陷入绝境的三区小队马队长和北町游击组长李孟申，也从地道出来。他们两个脱去上衣，光着膀子，上好刺刀，跳进院内，同成群的敌人拚起刺刀来。敌人冷不及防，连着被刺倒几个，终因寡不敌众，马、李二人英勇牺牲了。他俩与敌人拼搏时，屋里的张、刘、李三人，把愤怒的子弹、手榴弹和手雷射向敌群，支援马、李二同志，顿时敌人血肉横飞，嗷嗷乱叫。敌人向屋里冲来，李德祥手持擗面杖和菜刀，掩护刘、张二人先进地道，然后把刘西风的文件包、公章扔进炕洞，才沉着地进入地道。

浓度很高的毒气，呛得他们嗓子发痒，咳嗽不止，全身松软无力。张健拖着中毒的身子向前爬行，终于爬不动了。他拉着李德祥的手说：“德祥你走吧，我不行了，不要管我了！”说着嘴对枪口，右手勾引扳机，壮烈牺牲。

豺狼成性的日本强盗冲进村后，一场大屠杀、大血洗就从此开始了。没有战死的，他们被俘了。“俘虏”们受的待遇是极端残酷的。男的被屠杀，女的被奸污，闺女和媳妇有的被拉去四五次，甚至连十几岁的少女和五、六十岁的老太太也难以幸免。

不少妇女被成群的法西斯强盗轮奸致死。日本帝国主义在这里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惨案。

恼羞成怒的敌人，为了灭绝北町军民的反抗，推行其所谓“王道乐土”，疯狂破坏地道，将他们携带的各种毒气点燃后投放到洞里，同时并将毛柴燃着，亦投到洞口盖上棉被，使毒气向洞内各处蔓延、流荡。不多时，洞内各处便充满了毒气，毒烟又从敌人未发现的洞口冒出，于是又有许多洞口被敌人发现，又大放起毒气来。这样，洞内充满了浓厚的毒气，挤在地道的群众和战士们，因不能动转，大部被敌人的毒气窒息了。有些中毒较轻者，强行从死难的尸体中爬往洞口，不是被枪杀，就是被绑在树上剖腹烧死。

当时北町街头，到处都是被杀害的尸体。杀害在南北街上的尸体有五十具，李家坟七十具，李家街二百五十余具，村东北王之恒的井台上九十多具，李洛敏家院子里被刺死的尸体二十九具，朱根德家土井里被砍落头颅十六具。死难者有的双拳紧握，怒目而视，俯卧者两脚蹴地，双手刨起一堆泥土；有的满面怒容，肠胃露于腹外；有的血肉模糊，死于血泊之中。朱根德家院子里，一青年被日寇用辘轳将其头颅砸烂，鲜血脑浆并流。死者生前，大都和敌人进行了拼搏，他们的尸体多半裸露，其状之惨真是目不忍睹，见之毛骨悚然。村内外弥漫着死